

第一章

○ 延金时代 ○

北京城市生活

● 第一节 ●

辽代以前北京城市生活概述

在开始叙及辽代及金代今北京地区的城市生活状况之前，为说明其延续性，在此首先对辽代以前这里的城市生活概况作一简述。

一 居民聚落的形成

今北京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其特点。在古时，这里被称为“北京小平原”，这块土地是远在上古时代由西北方流向东南方一条大河（一般称为“三海大河”，即今永定河）的河水冲积而成的。小平原的西、北、东北环山，仅南面是平地，向南通向大平原。三面山麓前平地上河流交错，湖泊棋布，水分阳光充足，植物生长茂盛，是人类繁衍、生存的适宜、良好自然环境。

远在距今六七十万年前，这块山前平原上就有人类生活、活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从事狩猎生活，多居住在自然界的山洞

中。

这样渡过了几十万年，人们的生活地点从山洞中逐渐向平原上转移。这时人类开始了原始渔猎、农业耕作活动，谋取生存的条件有了发展。具有肥沃的土地、丰裕的水源的地方，成为人们定居生活理想的地方，人们就在这样的地方开始了聚居。在上古时代，今北京市地区有许多大小的聚居点。他们在这些地方进行播种作物，实行初级的农业生产及饲养家畜等劳动，觅取食物；织作原始的衣服，制作简单的器物供使用。这样的居民聚居地，最主要的有位于今房山区良乡琉璃河和位于今宣武区西半部、广安门内外大街地方等两处。

琉璃河古代居民聚居地位于今窦店西南、琉璃河镇西北。古时这里为河流纵横，水源充分之平地，适于农耕及渔猎，条件良好，适宜于人类定居生活。广安门内外大街及其略北地方也是平原，有数条天然河流流过及湖泊，宜于种植及其他活动。这两处居民集聚地在当时应该是今北京地区较好的地点，所以这两地的人们生活充裕，财富积聚也较其他地方为丰富。长期的定居，形成聚落，人口逐渐增多，创造和积聚的财富也在不断增加。在原始部落的互相争斗、侵夺中，这两个地方也具有进行防卫的天然条件。琉璃河北今董家林一带地区，几面环河，自然河流成为集聚在这小块土地上的原始部落人郡的防线。在今广安门内外大街一带的地方也有同样的地理条件，这里西临一条南北向的河流（今为莲花河），这条河在古代南流不远即向东折；而北面在今广安门大街北又有一条东西向的河，因此这个地方形成了三面环河，也是居于此处的部落的天然屏蔽。所以，这两处集聚点的自然条件较之其他，都是非常优越的，都具备着社会向前发展历程建立城堡的条件。

二 城市的出现

城的出现是从社会分化为对立阶级时开始的。据记载，中国自传说中的夏代开始，就进入了初级的奴隶社会，而且在传说的尧、舜时就已有了奴隶占有的因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创造财富的增加，私有财产开始出现，奴隶主阶级得以用权力掠夺、占有社会财富，并通过对其他部落战争掠夺奴隶等。为了保护私有财产，防御进攻，除去用沟、河进行抵御之外，需要筑城堡，亦即“城郭沟池以为固”^①，城堡开始出现。据推断，上古时北京地区出现的上述两个居民聚居点上，在夏、商期间都建立了奴隶主的城堡。这两地所建城堡，就是后来为封建史家所称的商代“燕”、“蓟”两个所谓“封国”都邑。后来在周初大封建中所谓的“封召公奭于燕”和“封帝尧之后于蓟”^②，就是指的这两个都邑。周初所封的燕、蓟两个方国，利用了原有的两个奴隶主城堡作为“都城”。周初燕国的都城还有遗迹存在，但在西周时，由于燕城所在的自然条件变化以及蓟国力量衰弱等原因，蓟国被燕国灭掉，其地并入燕国，燕国的都城也迁到蓟城（即今广安门内外大街及其南北一带地方），燕都开始废弃。

蓟城在西周春秋时代开始作为燕国都城，其后，历经战国、秦汉、魏、晋、北朝及隋唐，今北京地区或是封国，或是行政区的州郡，蓟城都是封国的都城或行政区的治所。这段长时期的历史中，蓟城所在的位置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城的边界却时长期有所变动。

从许多文字记述中可知，最早的蓟城面积并不大，它的中心大约在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牛街北口一带的地方。记载中的蓟门，位于牛街北口以南约一华里多的地方的街上，在六百多

年前还有遗迹。可见今天的牛街、长椿街是那时穿过蓟城南北的一条大街的遗迹。

牛街北口以北，西便门、宣武门一带以南地界内，新中国成立后曾发现过带有“饕餮纹”的半瓦当，制作工艺很精美、华丽，这是用在宫殿建筑物上的构件，反映出这一带地方有过宫殿建筑。因从春秋起蓟城曾作为燕国都城，奴隶主的王宫等，可能就建立在这一带地方。

在东汉、三国以后，蓟城的范围有所扩大，其西北角扩到今天西便门外白云观以西、木樨地以南的地方，这样，蓟城的西城垣达到一条南北向天然河流（今天的广安门外莲花河）的东岸，这条河就成为蓟城的西护城河了。蓟城北垣在今白云观以北，该处古时也有东西向的天然河流，城垣恰建在那条河流之南。其后直到隋、唐，幽州城大体上沿用了这座蓟城的地理范围。

唐代的幽州城，是为幽州的治所，具有相当的规模。据古籍记述，城南北长九里，东西长七里，略呈长方形；四周有城门十座，应该是东、西各三门，南、北各二门。幽州城中，相对的各门之间有大道，东西向三条，南北向二条。现在可以推定的有：今广安门内、外大街是当时幽州城内的一条东西向大街；今南横西街及其向西延伸的枣林前街是当时幽州城的另一条东西向大街；今广安门内牛街及其向北延伸的长椿街，是当时幽州城内的一条南北向大街，此外就无从考察了。

到唐代幽州时，原蓟城中早期燕国的王宫由于年代已久，封国废弃久远，早已废毁。但幽州城中却建有唐代地方军政机构（衙署），它们大多建在城中西南的地方。唐中期安禄山、史思明相继叛变称帝，即以这些衙署建筑充当伪宫殿。

三 城市生活的发展

早期的蓟城，是各民族杂居的城市。战国时期经济繁荣，各族商人都到蓟城进行商业交易，城市商业很是发达，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有各种土产、粮食、麻、枣、布、铜器、铁器、食盐、狐皮、毡子、马匹、衣物等，供应蓟城人生活、劳动的需要。战国时期，蓟城周围郊区的农业得到发展，铁制农具的使用，制作的进步，作物丰产，农作物产品种类很多，供给蓟城居民的粮食有黍、稷、稻等，十分丰盛。

春秋战国时蓟城居民已使用凿井取水的方法，汲取食用水。新中国成立后，在宣武区北部西便门、宣武门及其以南一带曾发现当时的瓦井多处，这里正处于早期蓟城城中，可以说明这个情况。

随着时代的推移，蓟城居民生活也不断地变化着。东汉时，由于郊外兴修水利，开辟稻田，丰富了蓟城居民的食粮供应。东汉时，蓟城已不再是割据一方封国都城，而是州郡治所，交通发达、便利，成为中原及东北各族商人进行贸易的一个中心城市。蓟城市场上不仅有本地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还有从中原、西域、蒙古高原、辽东和朝鲜运来的货物集聚，商业进一步繁荣，城市居民生活比前有了丰富。食品之类，粮食除原有的品种之外，有粳米等。肉食有专门的销售行业，有各种果品；衣着有各种绢、丝、绵、绫制品，南方的纺织品、茶叶、稻米也从海运运到幽州。供居民生活之用。在居住条件上，幽州城仿照唐长安城的规制。实行坊、里的建筑格局，把每条交通大道中间的居住区建成封闭的坊，每一坊中有十字形的通道，道边建住宅。坊周有坊墙，有门。定时开启关闭，形同城中之城。

据记载，蓟城在晋代就实行东西两县分治，蓟城东半部属蓟

县，西半部属幽都县，两县分界是一条南北向大街。到唐代，幽州城仍沿用东西由两县分治的管理办法，东部仍称蓟县，西部仍称幽都县（幽都县曾一度改称辽西县，后又恢复原名）。

蓟城远在战国时，就形成了它的文化、风俗，许多文人开始在这里集聚。后来全国统一，中原文化传入蓟城，直到隋唐，这里出现许多名士，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不同的著述，肯定地对蓟城居民产生文化上的影响，可惜民间文化没有留下记载，无从得知其具体情形。据记载，远在西汉武帝时，蓟城就设有官学，还有官校，传授知识；到西晋时，蓟城还办有私学，这些都沿袭下来。直到唐幽州城时期，北京地区官、私办学并不间断，培养出许多文人。

直到隋唐，幽州城都是各族人口杂居，这一点决定了城市风俗习惯与中原有所差异，居民的性格、意识观念也与中原有所不同。

主 释

《礼记》：《礼运篇》。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华书局点校本。以后本书引用二十四史均同此版本，不再一一赘注。

第二节

辽燕京 南京 城与金中都城

城市社会生活与该城市的功能密切相关，又对该城市的建制、规模、生活区域有着重要影响，本节对此分别试述。

一 建制与城市的发展

唐末中原大乱，武人拥兵争相建立朝廷。公元 936 年，后唐的将领石敬瑭企图夺取帝位当皇帝，勾结契丹，以割让燕云等十六州土地及认契丹主为父的条件求援。石敬瑭达到了目的，当上“晋国”的儿皇帝，随即将应许的十六州土地奉献契丹，从此幽州（今北京地区）归入了契丹（辽国）版图。

辽朝是仿照唐朝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道”作为行政区域的，幽州地区归辽后，被列为南部领土的一个道，称南京道。南京道的辖区，大体上包括今天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北部一带的地

方。

原来唐幽州城所在的地方，辽朝建成幽都府，作为南京道首府。幽都府的府城治所设在原幽州城，辽将其改称南京（或称燕京），作为辽朝五个京城之一，习惯上称为陪都。原幽州城东西两县分治的办法，在辽代保留下来，东部为蓟北县（原蓟县），西部为幽都县。到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南京幽都府改称为南京析津府，蓟北县改称析津县，幽都县改称为宛平县。析津、宛平两县除去辖东、西各半部城区之外，还辖其邻近的郊外地区，两县的治所都在南京城内。

辽代的南京城是利用唐代幽州城的旧址建立起来的。但在唐代的近三百年间，幽州先是作为经略东北方的军事城镇，后来又被叛将作为伪都和经历了多年的割据，五代时又曾为割据者据为伪都，它的城市范围必定有所变化。辽南京城在记载中，城周开列八门，东垣有安东门、阳春门，南垣有开阳门、丹凤门，西垣有显西门、清晋门，北垣有通天门、拱辰门。而唐幽州城据文献所记却是有十座城门，从这一点上说，南京城是比唐幽州城有所缩小。辽南京城的西、南、东三面城垣是沿用了唐幽州城城垣的，北垣应是在幽州北垣之南。

辽南京城内相对应的城门之间均为大道，城内主干道为井字形。城北半部安东门至清晋门之间的东西大道，就是今天宣武门内、外大街的前身，这条道路早在西晋时的蓟城即已存在，一千多年前就是很繁华的大街，进行着商业贸易活动，店铺林立，中部有大型市场，是全城商业的中心。南京城东城垣南端城门迎春门，门内的大街，就是今宣武区南横西街的前身，当时这条大街很宽阔，路北有巨大的悯忠寺（今天的法源寺），寺前有小广场。大街上有衙署及店铺。这条大街向西延伸，通到子城（陪都的皇城）东门宣和门，宣和门内就是宫殿等建筑。南京城北垣东门通天门和南垣东门开阳门之间的南北大道，就是今宣武区长椿

街、牛街和右安门大街北段的前身，这条街也是远在西晋蓟城时就已存在，道路远比今天宽阔。南京城北垣西边的门拱辰门内的一条大街，向南直抵子城的北门子北门，是今广安门外北滨河路的前身。这条大街因位于皇城之北，故名“拱辰”，当时应是戒备很严的。

辽南京（燕京）各条大道所围成的地区，除去特定的建筑物（寺院、衙署、楼阁等）外，都是居民居住区。辽南京城仍沿用唐幽州城的居民区格局，即坊、里的划分，这些坊大多是唐幽州时留下来的，许多坊名也都是旧名称，如卢龙坊、铜马坊、肃慎坊等，但另有些坊名则是辽代确定的或更改的。南京“城中凡二十六坊”^②（这仅是辽南京城的坊数，并不等于是唐幽州城的情况）。辽南京城每个坊都有坊墙，坊门上有门楼，上写坊名；坊内十字街将区域分为四块，每块中建居民房舍。坊与坊间有小道，称为巷。每个坊设有专人管理，即坊巷的官吏。

辽南京城内有陪都皇城，位于城西南隅，是利用幽州城的衙署、伪皇宫扩建的。皇城也叫子城，东门为宣和门；北门为子北门；南门利用南京城南垣西门为城门，即丹凤门；西门利用南京城西垣南门，即显西门。皇城中有宫殿区，主殿为元和殿，前有元和门；后部有嘉宁殿，以及其他宫、殿。皇城内还有迎月楼、五凤楼等楼阁，有瑶池等多个湖泊。湖边也建有殿、阁，如临水殿等。在 1004 年辽宋议和后，两国对立形势结束，南京城西部南方，亦即皇城的南边向南扩展，在丹凤门外辟有球场，供皇室娱乐之用，这里还建有一处宫殿，以供皇帝游戏时休息。向南扩展的部分，形成辽南京城的“外郭”，亦称“罗郭”，南端开门，称为启夏门，其北正对丹凤门。辽南京城这种布局，直到亡国，没有大的改变。

公元 1122 年，新兴的金王朝灭辽，占领辽南京城；次年（1123 年）按约将城交给北宋，宋朝在此建立燕山府，称燕京城，城内

布局照旧。仅过了三年，公元 1125 年，金王朝就寻找借口重新侵占了燕京城。1153 年（金贞元元年）金王朝把国都迁到燕京，不久改称为中都。

金朝在今北京市地区建立大兴府。金仿照北宋的地方行政体制，将全国分为许多“路”，大兴府是中都路的首府，辖区相当于今北京市中部和南部、天津市、河北省廊坊地区。

金朝把燕京升为国都，将燕京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把城的东、南、西三面城墙都向外扩展了三里左右，把南京城的北城墙北推到唐幽州城旧北墙之处。中都城周围达三十余里，开列十三座城门。东面的城门从北向南为施仁门、宣曜门、阳春门，南面的城门从东向西为景风门、丰宜门、端礼门，西面从南向北为丽泽门、灏华门、彰义门，北面从西向东为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各城门之内有大街，如施仁门街（今宣武区骡马市大街前身）、宣曜门街（今南横东街）、景风门街（今右安门外大街）、光泰门街（今宣武门内、外大街）、崇智门街（今西城区南闹市口）等。

中都城中建筑物较丰富，原来的辽南京城，仍位于城内，周围有护城河，形同中都城内的一个“内城”，辽城的护城河可以行船。城中还有近百处佛寺、道观、庙宇等，许多都是辽代遗留下来的，也有金代创建的。其中许多寺庙规模宏大，占地很多。

中都城内大街两房商店林立，各业齐全。城北和城东南有两处大型市场，各地及国外商人都来此贸易。城中还有多处游玩胜地，建有多处歌舞酒楼。

中都城的居民居住区，比起南京城有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居民居住区扩大。中都城内、旧南京城外周围，是扩建的地区。其东、南、西三面扩展较多；

中都城的城内北部，在晋、北朝蓟城及唐幽州时也曾是城的北垣之内居住区，但在辽朝占据幽州的前后，北垣南移，成为城

外地区。金扩建为中都城之后，这一带又包含入城内，作为居民区，形成街巷。今天西城区南部东、西太平街一线以南直到前三门大街之间的地区，此处有东西向、南北向的胡同多个，许多是金代形成的。

中都城内开始建城时空隙地很多，金王朝利用它作为国都仅有六十二年，有一些地方并没有形成稠密的居民区，如中都城的东南部分（相当于今陶然亭公园的西部及以西、以北处），居民稀少，被辟为一个新市场，此处仅有南春台坊等街道，地方空旷，还有一些寺院，如龙泉寺等。

金代中都城的皇城、宫城是在辽代皇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由于大城向各方扩展的距离不同，使皇城居于城内偏中心的地方。皇城内有机城及御苑，宫城内有宫殿四十多个及御花园，还有楼、阁等，规模宏大。皇城南门称宣阳门，东为宣华门（后改为东华门），西为玉华门（后改为西华门），北为北安门。金代建于中都的宫城，是一组豪华壮丽的建筑物群体，为其后的元、明、清皇宫提供了借鉴。

大兴府的府治在中都城。同时，中都城还沿袭唐、辽的办法，在中都城实行东西两县分治，以崇智门、景风门间的大街（今北起西城区闹市口南街，经长椿街、牛街、右安门内大街达于右安门外大街）为两县分界，这条大街以东的城区属大兴县，以西的城区属宛平县。大兴、宛平两县的治所，都设在中都城内。

在辽朝，南京（燕京）只是辽王朝的一个陪都，是五个京城之一，还不是主要的都城；到金朝时，中都已跃升为国都，这给城市生活带来了影响和变化。

二 城市功能的演进

契丹的辽王朝建国后，看到中原大乱，就准备南侵中原，攻城略地，这多是投靠契丹的汉族文人的献计。为此目的，在耶律阿保机时代就注意到幽州是它南下的理想据点，但多次试图攻取，没有得逞。石敬瑭早在 936 年就勾结契丹，出卖燕云十六土地和纳贡，以达求封。这年十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就封他为晋王，次月又封他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大概也看出了幽州在契丹手中的不利，他在登位后的第二年六月曾向辽方“请上尊号，及归雁门以北与幽蓟之地，仍岁贡三十万疋，诏不许。”^③说明幽州早已为契丹所占，契丹认为幽州地位对它的重要性，是绝不肯吐出来的。

辽在正式取得幽州并把它升为南京之后，即作为南侵的据点，在这里驻重兵，伺机南下攻略中原。最初以南京控制它的属国后晋，五年之后（942 年）石敬瑭死，其子石重贵继立，不肯充当辽的属国，辽朝认为不能容忍，“始有南伐之意”^④从南京出兵攻打中原。943 年，耶律德光亲临南京策划入侵中原，在进攻中受到汉族人民猛烈反抗。他坐镇南京督战，最后于 947 年侵入后晋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企图“入主”中原，自做皇帝。耶律德光这年备法驾进入汴京，在崇元殿受百官（晋降臣）朝贺。但辽军到入烧杀掠夺，搜刮民财，受到中原人民和爱国官兵的反抗、打击，他在汴京只当了三个月“大辽皇帝”，就被赶了出来。辽退保南京，仍将它作为军事城堡，其后历代辽帝都对南京倍加重视。辽世宗登位的第二个月就到南京活动，第二、三年以至他死前不到一个月，都在谋划以南京为基地南侵。辽穆宗时，中原后周谋收复幽燕失地，他不得不多次到南京策划防御。辽景宗在位期间，中原宋朝几次谋北伐收复失地，都以辽南京为进攻目标。到辽圣宗

在位的前期，辽一直以南京为据点和军事城堡与宋朝对峙。在北宋消灭了境内的各割据者之后，辽朝在南京加强戒备，驻扎重兵。如公元 979 年宋太宗征讨北汉割据政权，辽王朝就“诏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⑤，准备抵抗宋军北伐。战事结束后，辽景宗在当年底亲到南京“驻蹕”，巡视清河等地。次年他又返回南京，指挥南侵。其后在二年中连到南京三次，指挥辽军深入宋境劫掠财物、人口，侵入固安、莫州等地，在满城为宋军战败。不久，辽景宗病死。辽圣宗仍坚持向南侵掠的政策。时由萧后摄政，由其亲信将领耶律休哥从统和元年（983 年）担任南京留守，掌握南京军政权力，主持南侵和防御宋朝来攻。在他控制南京的十多年中，南京的军事城堡作用加强。他是一名好战武夫，曾建议辽朝廷“可乘宋弱，略地至河为界”^⑥，企图把国界推进到黄河。这一时期完善了南京的军事布防，设立了大批军事机构，有南京兵马都总管府及其下的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司、南京都统军司等，驻扎大量军队。此外，从会同元年（938 年）石敬瑭割让幽州始，辽朝将这里建为陪都后，辽帝都频繁地到南京活动。辽太宗在八年中到南京六次，辽世宗在位五年，到南京三次，辽穆宗到南京三次，辽景宗到南京七次，辽圣宗在辽宋议和前的二十二年中，到南京十八次，有时还在南京长期停留。这一历史阶段，南京具有辽王朝前线军事城堡兼临时国都的性能，南京（燕京）城的城市生活，服从于这种城市功能的需要。

统和二十二年（1004 年）辽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基于以往宋朝两次北伐失利，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终于下了最后一次赌注，发动了大规模的南侵，其目的是向南拓展疆土，实现“划河为界”，结果并未得逞，最后双方休兵结盟，转入两国和平相处的历史时期。辽宋和平相处开始，南京虽仍是辽王朝南部的一座重要陪都，但它既不再面临中原王朝北伐收复失地的进攻威胁，也不再需要在这里驻扎重兵准备南下扩地。议和以前，南京城的

市生活完全纳入军事管理轨道，一切设施均为战争服务。自从公元 1004 年以后，南京城的经济、文化生活才有可能摆脱军事性的束缚，有了正常发展的机会，城市生活的发展走上正常的轨道，由于南京仍作为五都之一，它必然成为了王朝南部的一个重要文化、经济城市。统和二十四年（1006 年）辽建立中京，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中京。辽帝到南京的次数骤然减少，辽圣宗在议和后的二十九年，只到南京两次；辽兴宗在位二十六年，仅到南京三次；辽道宗在位四十五年，仅到南京两次，辽天祚帝在位十七年，仅到南京三次，反映出南京城市的政治功能已经下降。

辽宋议和后双方榷场贸易发展起来，榷场多建在南京以南的国界（白沟河）南北两侧，宋朝货物贩运北行，首先到达南京城，丰富了南京城内的市场，宋朝每年向辽交纳的岁币（银、绢）也首先送到南京；辽方的土产、原料经榷场换回宋钱，供应南京城。这些都促进了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互相贸易也使中原文化典籍北来，促进着南京城与中原北宋地区的文化交流。同时，在南京城也得以推行、建立文化、教育、科举设施和若干在灾荒年代赈济居民等措施，这些都使南京城改变了军事城堡的性质，走上了大中城市发展轨道。同时由于南京地区生产方式较之辽王朝内地先进，也使南京城的发展在五京中领先，成为辽南部的重要城市。

辽亡国后，燕京曾暂时归入北宋，作为燕山府的治所，只有三年的时间（1123—1125 年），这期间内燕京城仅作为北宋的边界城市，城市生活状况与辽南京时期没有大的差异。

公元 1125 年，金朝从北宋手中攻占了燕京，随后金军大举侵入北宋境内，1127 年攻陷北宋京城开封。从这一时开始，燕京又被金王朝作为对宋作战的一个军事城堡，燕京的城市功能又从和平发展的城市转变为军事性的城市。公元 1141 年金宋议和，燕京城由军事统治转为行政治理，实际上是金王朝南部的一个重心城市。当年金熙宗从上京到燕京巡视，停留达一年以上，他在燕京

进行许多政治、文化活动和处理政务，表明燕京这座城市在金王朝日益重要，它的政治及文化功能有了提高，已不同于一般的大中型城市。

公元 1153 年，金王朝将国都从上京迁到燕京，燕京改称为中都，城市功能再次发生重大的变化。

金王朝定都燕京，建立中都城，皇室、王朝中枢的行政、军事及其他机构都迁来中都，皇帝及其统治机构从中都城向全国各路、府、州、县及驻军发布各种政令、军令，在中都城指挥、控制各地方统治机器的运作，决定着各地的一切政务及经济活动。各地方的官僚机构也都须服从中都城发出的指令，以中都的指导去规范它们的活动，所以中都城具有金王朝全国的政治中心的功能。

中都城既是金朝的国都，它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全国也居于首位。全国性的教育文化机构、最高学府设在中都，每年有一定数量具有不同层次文化水平的人来中都求学、深造，大批士人到中都参加各级科举考试，各地文人聚集中都，他们求学、应试、任职或闲居，促进着中都城市文化的发展与进步。结果，中都的文化事业如译书、印书、诗词创作、绘画书法、民间艺术都处于领先地位，对金朝全国的文化起指导作用。中都各级学校齐全，所培养出的人才也在全国任职，教学。所以中都城还具有全国文化中心的功能。

中都城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为这座城市带来许多特点。大量的金王朝中枢统治机构设在中都城，这里集中了大批的文武官僚及吏人，他们需要按年、月发放巨额的粮、米及纺织品；皇室、王、公等贵族也都集聚中都城，他们也都享有较之官僚更为优厚的开支。这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寄生阶层，不仅享有优越的物质供应，他们日常的享乐所需要的供应也是巨大的。这种需要刺激着中都城商业的迅速发展。大批高级贵族、官僚集中在中都城，在衣着、饰品、生活用具、交通工具等都有很高的需求，他们居